

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

黎 光 明

- (一) 緒論
- (二) 奉使命時
- (三) 到日本後
- (四) 歸國情形
- (五) 祖闡事蹟考
- (六) 克勤事蹟考
- (七) 餘論

(一) 緒 論

明太祖洪武元年十二月，遣使臣以即位詔諭安南，倭國，爪哇，西洋，占城等國；二年二月，遣吳用，顏宗魯，楊載等使占城，爪哇，日本等國，賜日本國王璽書；（以上係依實錄分作兩次記載，其實或是一次的事情。）三年三月，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：凡這幾次所遣的使臣，都不是僧徒。其用僧徒爲使臣，是四年中才有的事情。明太祖實錄說：

『洪武四年十月癸巳，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及方物，并僧九人隨趙秩來朝，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擄男女七十餘口。詔賜祖來等文綺帛及僧衣。比辭，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，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（卷六十八）。』

我們推測他用僧徒的意思，或如明史日本傳所說：『念其俗倭佛，可以西方教誘之也』。況彼以僧來，則此以僧去，亦是容易連類及的事情，故不遣行人爲使臣，而

乃以緇流爲行人了。當時高麗國王王顥因『專好釋氏』，遂廢置國事不理，太祖曾以書諭之，說『務釋氏而能保其國者，未之見矣！』（實錄卷四十六）是太祖本是不贊成國王奉佛教的。日本本來就是個佛教國，現還要派人去作宣傳，難道說希望日本亡國麼？這大概是誤以沿海倭寇爲其國王所遣，故欲其深摯的信仰『誠律』，收斂着野心，再不致爲患於我們中國罷？錢牧齋先生說：

『日本之崇佛，自唐已然，臨濟一宗，流傳最盛。聖祖遣僧化導，有微權焉。萬曆初，虜王求僧及經，江陵命宣大巡撫勿拒。且云：「經必有高皇御製序文，方可與之。」嗚呼，知聖祖之微權者，江陵也！』（初學集卷一〇三太祖實錄辯證）。

這所謂『微權』者，或者就是我上面所說的意思？（其實江陵的用意，似還有要用太祖的威名作鎮壓罷？）明室分封子弟以後，也還揀選高僧到各王處去輔導開化，而僧道衍却反而教唆燕王興兵靖難，這又非始料所及的了。

最近我從奉使金鑑上找着一篇明太祖建瓦官寺寄天台僧書，乃是無逸和尚寫給他的朋友的，述說他們奉使的原因極詳，今爲具錄如左：

『天界白庵禪師，以吾宗耆宿，而數召對，經論稱旨，迺奏復瓦官爲天台教師，衆即推某主之。蓋前兩年，皇帝凡三命使於日本，關西親王皆自納之。於時以祖來入朝稱賀，帝召天甯禪寺住持祖闡，瓦官教寺住持某，命曰：「朕三遣使於日本者，意在見其持明天皇。今關西之來，非朕本意，以其關禁，非僧不通，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：中國更主，建號大明，改元洪武，卿以詔來，故悉阻於關西，今密以通之，與之循唐宋故事，修和好如初。」又命曰：「朕聞其君臣上下，咸知奉僧敬僧，非汝僧不足以取信。彼有闡教僧欲訪道中國，悉使之來無禁。惟汝二人往哉，無忽！」即賜之三衣與十八淨物之切於用者。……某謂通國使命，佛所戒也；使無補於佛之教而欲犯佛之戒，某雖死弗爲也。今皇帝旣以我爲可信而遣之，則是我持不妄戒也；勸人禁寇不盜戒也；修兩國之好，使商賈交通，民安其生，兵不加境，不殺戒也。持佛之戒而爲帝者使，則是爲佛之使也。故承命之日，以此而不辭。』

這篇文章，我還不曉得呂海寰先生是從什麼書上抄集來的。假使可信的話，則明太祖已曉得關西親王外，尙有個持明天皇而欲通之，與日本國志上的話亦相合，但何以遲至洪武十九年實錄上還有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入貢的記載？這豈是中國史官太不注意外國事情之所致嗎？

另外居頂有一篇送右闡教驚峯禪師奉使日本頌序，敘述他們出使的原因，出發時的情形，和人們對他們的感想說：

『皇帝即位改元永泰之初，天地清甯雨暘時若，凡四方薄海內外諸侯，莫不遣使朝賀，貢獻水土之物。於是皇上推恩柔遠，一視同仁，分遣使者，賁詔往諭，嘉答其意。載念日本邈乎鯨濤，數萬里外，而其國雅尚佛乘，是宜參用各德沙門，密贊聖化。乃選僧錄司右闡教兼天界闡寺主持臣某偕朝之。近臣等往使彼國，導揚德意。（見後引用）及是命宗門莫不以朝廷出使得人爲賀，僚寮諸友，咸爲詩頌以贈，而屬某序諸首簡。惟日本距中國雖甚遠，然自漢唐以來，遣使朝貢恒不絕。其國素尊佛教，知慕中國宗傳之盛，前代遣僧涉海來遊學焉。今皇上誕膺天命，寵綏四海，聲教所被，靡不稽首臣順而爭先賓貢者宜矣。禪師持節以往，竊意天威所加，海若山君效職驅使，而祥風送颿，神物迎棹，雖數萬里跬步也，滔天鉅浸平陸也，何足計慮哉！而禪師德望之重，師法之尊，宗傳之懿，才辯之瞻，皆足以化服彼方遠人，遠人具之，吾知胥爲悅從矣。而師也，震之以法雷，潤之以法雨，襲之以慈風，煦之以慧日，將俾窒者通，晦者明，咸獲充其所願焉，一時拜伏西嚮，稱謝吾君吾佛之大賜矣。然則禪師是行也，其於朝命榮幸何如哉！其於宗教增重何如哉！余因作序，姑言其概，至若宏化遠績，尙俟他日還朝，執筆繼書焉。（奉使金鑑引）

（此篇中有『改元永泰之初』的一句話，另外送松岩上人的一篇中又有一句『永泰元年秋』，這是說洪武四年曾一度的改元復廢嗎？抑或並非年號而是另外一種意思？——待考。）

此外殊域周咨錄及日本國略亦記載着這件事情，說：

『洪武五年，倭復寇邊，海上不寧。（日本國略無『邊』字及『不寧』兩

字)上謂劉基曰：「東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，猶蚊蠱警寤，自覺不寧，議其俗尚禪教，(日本國略無『讓』字)宜選高僧說其歸順。」遂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，南京瓦罐僧無逸往諭。』(鄞縣志亦載得有，吾學編說得更簡單些)。兩書的文詞大同小異，或是取材一處的原故。但有三點似乎是不大妥當的：(一)遣僧爲使乃四年中事，而乃說爲五年，這除非是四年奉命而五年成行，纔說得通；(二)遣使日本的主要動機之一，乃因其進表入貢，今置此不言，只單說個倭寇海上，實有遺大之嫌；(三)按劉誠意伯行狀說是四年正月便賜歸老鄉里，二月卽已至家，則能否同太祖當面談話，尙須要有別的證明才能使人相信。而且這段談話，在誠意伯和當時的文集史籍中，都找不出記載來，只嘉靖後的書中方說得有，似乎有點可疑。我以爲遣僧使日本的這個故事，在嘉靖時曾被人別有用心的大肆鼓吹過，這段話怕也是那時傳說出來的。詳情如何，且待下文再說。

(二) 奉使命時

奉使命時的情形，宋文憲的恭跋御製詩後說得最爲詳細：

『天寧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，會朝廷將遣使日本，詔祖闡與克勤俱。祖闡不憚鯨波之險，毅然請行。上壯之，賜以法器禪衣之屬。令太官進饌，饗於武樓下。且諭其國敬浮屠，宜以善道行化。時天界禪師宗泐嘗賦詩餞之，其詩上徹御覽，遂俯賜和答詩，凡一十八韻。首言王化無遠邇，一視同仁；次言宜誘以善道，庶契西來祖意，次言經涉海洋雖甚艱險，君臣大義毋忘；次言以平等法行之，無有彼此之異；末言使畢言旋，方盡始終之義：其丁寧反覆之意，不亦至哉！』(宋學士翰苑續集卷八)

這所謂『嘗賦詩餞之』的宗泐詩，宋學士究竟見過與否，尙還不得而知。其所謂『首言』『次言』的語句，自是統括御製詩而言的，而籌海圖編以爲是指宗泐詩的大意，這便錯了。今四庫全書中有宗泐的全室外集九卷及續集一卷，但都沒有這一首詩，甚且完全沒有與仲猷無逸相關的文字，只殊域周咨錄及日本國略上有之，并記載其事云：

『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，南京瓦罐僧(原注有『瓦官寺名』四字)無逸往諭。

將行，天界住持四明（按江甯府志及浙江通志引名山藏均謂泐係臨海人，此誤；四庫提要作臨安人，亦誤。）宗泐賦詩餞別，持獻於朝。上覽，俯賜和之。泐詩曰：

帝德廣如天，	聖化無遠邇；
重驛海外國，	貢獻日賞委。
維彼 <u>日本</u> 王，	獨遣沙門至，
寶刀與名馬，	用致臣服意（ <u>國略</u> 『服』作『伏』）。
天子鑒其衷，	復命重乃事，
由彼尚佛乘，	亦以僧爲使。
<u>仲猷</u> 知心宗（原注『 <u>闡名</u> 』二字誤），	<u>無逸</u> 寫經義，
二師當此任，	才力有餘地。
朝辭閭闔門，	夕宿蛟川溪，
鉅艦揚獨帆，	長風天萬里，
鯨鯨不敢驕，	<u>馮夷</u> 效驅使。
滄茫 <u>熊野</u> 山，	一髮青雲際，
王臣聞招徠，	郊迎大欣喜。
時則揚帝命，	次乃談佛理，
<u>中國</u> 師法尊，	遠人所崇禮。
祝茲將命行，	孰有重於此！
海天渺無涯，	相念情何已！
去去善自持，	願言慎終始。

我不敢說當時沒有宗泐以詩餞別的這一回事，但這首詩是否宗泐作的，確實是不大相信得過。朱伯賢先生說：『泐公識地高邁，調趣清古，風度悠揚：昂然若霜晨老鶴，聲聞九皋；澹乎若清廟朱弦，曲終三歎』（明詩綜）。四庫提要亦稱贊他爲『元明之季，方外之秀出者』。現在這首詩則淺陋生硬，與他集子中的作品相較，風格大不相同。我很疑心這是因爲宋學士說過那一句話，故即有人反依太祖詩韻而僞作之。我還勉強指得出一個作這僞詩的人，這留待餘論中再說。

皇明倭錄說：『近年南京禮部新刻高皇帝御製文集末附詩百餘首，有廣僧錫杖歌而無廣宗泐詩』，不曉得是因為什麼原故？今四庫全書太祖文集中亦不收此詩，或因為牠有『蠻夷』的字句而且是贊揚『外道』的罷？但抄本的明太祖御製集，殊域周咨錄，日本國略及籌海圖編等書中則都載得有這一首詩。御製集中題作送祖闡詩而沒有題爲『和宗泐』詩。今具錄如下，而以他書參校之：

嘗聞古帝王（圖編作『常』）， 同仁無遐邇，
蠻貊盡來賓。 我今使臣委，
仲猷通洪玄， 倭夷當往至。（圖編作『嘗』）。○

以善導凶人（『以』圖編作『于』周咨錄作『諭』『導』則作『化』）， 不負西來意。

爾僧使遠方（『爾』周咨錄作『邇』『使』圖編作『遊』）， 毋得多生事！

入爲佛家子（『家』周咨錄及圖編均作『弟』）， 出爲我朝使；

珍重淵泉經（『淵』周咨錄及圖編均作『浦』，『經』周咨錄作『徑』）， 勿失君臣義！

此行非瀚海（『非』『瀚』周咨錄作『飛』『辟』）， 一去萬里地。

旣辭釋迦門， 日日宿海涘（上『日』字周咨錄作『白』）。○

艤艦掛飛帆（『帆』圖編作『飄』）， 天風駕百里（『百』周咨錄及圖編作『萬』），

平心勿憂驚， 自然天之使。

休問海茫茫， 直是尋根際。

詣彼佛放光（『詣』周咨錄作『詣』 倭民大欣喜（『欣』國略作『歡』）。○
國略作『請』），

行止必端方，

毋失經文理（『文』周咨錄及圖編

均作『之』）。

入國有齋時，

齋必還施禮（『必』周咨錄及圖編

均作『畢』）。

是法皆平等，

語言休彼此。

盡善凶頑心（『凶』圖編作『化』），

了畢纔方已。

歸來與拂塵（『與』周咨錄及圖編均

見終又見始（『又』圖編作『必』）。

作『爲』），

讀完這一首詩，有一點很足使我們奇怪的是：宗泐的詩中以仲猷與無逸並列，此詩則何以單題仲猷之名？至於詩文的淺俗，那到是太祖集中的常事，就此還可打出一個『真正陸稿薦』的老招牌！

又奉使金鑑中還載得有明太祖和絕海韻七言絕句一首，並附着原詩云：

熊野峯前徐福祠，

滿山藥草雨餘肥；

只今海上波濤穩，

萬里好風須早歸。

只不曉得這首詩是何人作的？詩中提及熊野峯，而前宗泐詩中也說到，難道這還是一人所作麼？至于太祖的和詩云：

熊野峯高血食祠，

松根琥珀也應肥；

昔年徐福求仙藥，

直到如今竟不歸！

記得這樣的一首詩，似乎是太祖集中所沒有的。而且照樣的提及熊野峯，怕通同是一批假貨罷？

另外七修類稿天地類的日本略條下，更載有僧仁一送祖闡無逸之詩兩首。其一云：

大明建國如虞唐，

萬方玉帛朝明堂；

五百僧中選僧使，

奉詔直往東扶桑。

另一云：

飄飄瓶錫辭九重，

大颶四月開南風，

游龍雙迎浪花白，

天雞一叫東方紅！

這所謂『大颶四月開南風』者，怕是說他們是四年十月中受命，而五年四月中才開航的吧？那嗎，別書中說他們是五年中奉使往日本者，最低限度也是把起行之期，誤認為受命之日了。

本來中國遣和尚到日本去作使臣，這還不算『破題兒的第一遭』，就是元朝便有補陀僧如智和王積翁一路去的故事。不過這在佛門中究屬稀有，而況當開國興隆之際，自會引為盛典的做詩相賀。以上我們已經引了一些，以後還要引幾段來另外作證。

護送日使歸國的，函史下編的戎狄志，東西洋考的外紀考都只說是『二僧』；吾學編的四夷攷，殊域周咨錄及日本國略等也只提出祖闡無逸兩個人的名字；實錄及明史雖說是『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還』，但後來移書責其國王時又只單言『二僧』。只實錄記載他們回來的時候，有『從行僧』的一句話，使我們想到同路而去的那六個人也是和尚。我們從上面引過的無逸寄天台僧書中還可找得出兩個人的名來。那信上說：

又恐至彼言語不通，選關東禪僧之在中國者，得東山長老椿庭壽公，中竺藏主權中巽公，以其參方有行，命式以行。

這是留在中國的日本和尚，自然適合於擔任翻譯的任務。另外有一個人是祖闡的徒弟，這個我們可從居頂送松岩上人侍師奉使日本國序中看出：

金陵松岩住上人，師事右闡教天界雪軒翁有年矣。致力幹蠱，剋志向學，兢兢業業惟日不足也。永泰元年秋，雪軒翁應選往使日本，其國邊於扶桑出日，去吾華夏絕遠，鯨濤際天，魚龍颶風之變不測，往者靡不目眩股栗。惟松岩出衆投誠，願充侍行之列。有司以聞，上許之，亦蒙錫賚。（奉使金鑑引）

其餘還有三個人，現在還沒有辦法可以把他們的名字找着。

宋學士敘述他們的行程說：

『上召見端門，與闡同受法衣軍持錫杖諸物之賜，翌日啓行。（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）

『祖闡受命而行，自翁洲（按即舟山島，在今浙江定海縣）啓程，五日至其國

境。(恭啟御製詩後)

以後我們就要說他們到日本後的情形了。

(三) 到日本後

明史日本傳敘述當時日本的情形說：

『時國王良懷年少，有持明者與之爭立，國內亂』。

一共是十八個字，但可找得出四個謬誤出來：

(1) 這裏所說的『良懷』，日本史書上則寫作懷良。那時日本分爲南北兩朝，而這裏所說的『國王良懷』者，既不是北朝的後光嚴帝，亦不是南朝的長慶帝，乃南朝所封的一個親王，是後醍醐天皇的一個皇子，與護良親王等是兄弟行。

(2) 懷良親王是延元三年（元順帝至元四年）封爲征西大將軍掌九州節度，鎮撫筑紫，至洪武五年，算來已經有三十五年了，何得說是『年少』？

(3) 就是所謂『持明』者，亦不是人名，乃是日本北朝皇室統系之持明院系，凡後深草天皇之胤嗣皆屬之，與南朝的龜山天皇系之大覺寺統是對稱的。

(4) 良懷既不是國王，持明亦不是敵對的人名，怎麼會『爭立』起來？

故要說當時日本『國內亂』的話，應該是指南北兩朝的將官，正相爭戰於九州一帶的地方。日本史上說：

『建德二年，（洪武四年）春二月，肥後守菊池武光奉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兵，謀復筑紫，與今川貞世戰於鎮西』。（日本源流考卷十四引）

這是洪武四年的戰爭。洪武五年又有一場大戰：

『文中元年春二月，足利氏筑紫彈代今川貞世與大內義弘合兵，攻肥後守菊池武政——武政，武光子也』。（日本政記卷十三）

他們戰爭的主要原因，自然是爲南北兩個系統的不能同時並立，但與明朝的通使，也有一些關係。日本外史說：

『征西將軍懷良猶依菊池氏保守一隅。——先是，明主朱元璋使使來，征西府以其書辭無禮，卻不納。明主更貽書於北朝，北朝納之。以征西府梗其

往來，遣今川貞世充探題來攻，菊池武政與其子武朝相繼拒戰，屢克之。已而懷良與武政武朝前後皆病卒，西南無復官軍矣。』（五橋氏附北畠氏）這所謂『北朝納之』的貽書，恐怕是指祖闡寄給延祿寺座主的那一封信，這待後引日本國志時再說。總之：祖闡等沒有到的時候，日本已經是內戰不息；到了過後，戰事與他們也生了關係。他們在關西太宰府的失了自由，已是想像得到的事情，就是明實錄上也不誤言：

『洪武七年六月乙未朔，上勅中書省曰：『向者國王良懷奉表來貢，朕以爲日本正君，所以遣使往答其意。豈意使者至彼，拘留二載。今年五月去舟纔還，備言本國事體，以人事言，彼君臣之禍有不可逃者。……今日本蔑棄禮法，慢我使臣，亂自內作，其能久乎！』（卷九十）

『洪武十四年七月戊戌，上命禮部遣書責日本征夷將軍曰：往者我朝初復中土，日本之人至者，云使則加禮，遇商則聽其去來，斯我至尊所以嘉惠日本，故遣克勤仲猷二僧行。及其至也，加以無禮，今又幾年矣。』（卷一百三十八）

明史上亦說『王則傲慢無禮，拘之二年』。而日本國志說得更要詳細一點：

『建德二年，懷良親王遣僧祖來等九人奉表箋稱臣貢馬及方物，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七十餘口。十月抵京，太祖嘉之，宴賚使者。念其俗信佛，亦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僧還，齋大統曆及文綺紗羅賜懷良。懷良拘而不遣，遂居筑紫。祖闡在筑紫二年，作書寄延祿寺座主某，略曰：『我皇帝凡數命使於日本，關西親王皆自納之，然意在見其天皇。今密遣吾二僧來，上宣諭曰：『王國之民，寇我邊疆，商賈不通，宜剿賊修好，以循唐宋故事』。吾持佛戒而爲帝者使，卽爲佛使，幸遵我佛不妄不盜之戒，爲通此意。』（此段可與前引無逸寄天台僧書參證）——時日本南北兩帝，明使之來，皆止太宰府，不得達命，書中故云。或曰：當時蓋以懷良爲日本王，祖闡居年餘始知其非，臨時制詞，本非太祖所命。』（卷五鄰交志）

這是說他們到日本後被懷良親王所拘留的。另外宋學士翰苑續集中又有一種說法：

『先是，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，良懷以其近屬，竊據其九都于太宰府。至

是，被其王所逐，大興兵爭。及無逸等至，良懷已出奔，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，欲拘辱之，無逸力爭得免。然終疑勿釋。』（送無逸勤公序）這是說他們是被新設的守土臣所拘留着的。到底那一種說法是對的，讓精通日本史的人去作答覆。據我的推測是：明太祖對於日本京都的帝室（即北朝所在地）或者是微有所聞，欲使祖闡等順道往通，免入貢事爲征西府所攔斷。但懷良是南朝的親王，怕他們通了北朝以後，於己不利，故才把他們拘留起來。及至北朝的將官將筑紫取得後，又疑心他們是與懷良親王有關係的，故也不令自由。錢牧齋說：

『祖來爲良懷所遣，良懷方以竊據被逐，日本疑祖來，因疑護送祖來歸國者，此其情也。』（太祖實錄辯證）

也就是這種意思。即至祖闡寄書延麻寺僧，守臣又上告其事，他們才能夠到京都去。

『守臣白其事于王。王居洛陽，欲延闡住持天龍寺，無逸獨先還。（錢云：『日本既以祖來疑中國，其請住持，雖曰延之，實則拘留耳。』）這話說得不對，現在實無再拘之心，否則何必無逸先還而不一併留住？）無逸奉揚天子威德，諭以禍福，必期與闡俱。王聞其志不可奪，命與馬來迎。經涉北海，時近六月，大山高插霄漢，積雪如爛銀。行一月始至，館于洛陽西山向陽精舍。執國政者猶申天龍之請。無逸曰：「我使臣爾，非奉帝命不敢從。王如欲闡宣大法，宜同往請於朝，否則有死而已！」君臣聞之，皆大慙服。』（送無逸勤公序）

但是祖闡雖沒有留在那裏當住持，佛法却是敷演過的，這也是宋學士說的：

『踰月始入王都，館於洛陽西山精舍。一遵聖訓，敷演正法，無非約之於善。聽者聳愕，以爲中華之禪伯，亟白于王，請主天龍禪寺——寺乃夢窗國師道場，實名利也。祖闡以無上命，力辭之；且申布威德，罔間內外，所以遣使者來之意。王悅，命總州太守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來貢』。

（恭啟御製詩後）

日本國志上也說得有：

『文中二年，將軍足利義滿召祖闡入都，聚徒演法，人頗敬信。久之，日本

僧海壽等隨往明』。(卷五鄰交志)

這因為祖闡等拘久心虛，就受了大衆歡迎，也不願再住下去，故偕同着日本使臣回國來了。後來中國和日本的國交，也沒有因此『愈臻親密』，倭寇也還是照常爲患，簡直可說是「勞而無功」！而殊域周咨錄却稱譽得個了不得，說：

『祖闡無逸宣化海外，能格戎心，可見異端之中，亦有乘槎應星之彥。秉節懷遠，不辱君命，勝于元朝水犀十萬多矣』！

這似乎有點過當。

(四) 歸國情形

祖闡等既不願留居日本，日本也就設法送他們回來。宋學士記他們的情形說：

『議遣總州太守圓宣及淨業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，備方物來貢。所虜中國及高句驪民無慮百五十人，無逸化以善道，悉令具大舶遣歸。無逸等自太宰府登舟，五晝夜即達昌國州。已而赴南京，仍見上端門。無逸備陳其故。闡亦附奏曰：「島夷不知禮義，微勤，臣不能再瞻龍顏矣！」上悅，召對者非一，或賜食禁中。自時厥後，各賚白金百兩，文綺二，皆有副』。

(送無逸勤公序)

他在恭跋御製詩後上還加了一句好話，說：

『祖闡既入覲，天顏怡悅。賜白金一百兩，文綺二緘』。

而所謂『天顏怡悅』者，或只高興見他們的面，未必高興聽他們說被拘留的事情。

他們『入覲』的日子，實錄上記得有的：

『洪武七年五月甲午，僧祖闡克勤等還自日本，詔賜祖闡克勤白金各百兩，文綺各二匹。從行僧白金綺帛有差。祖闡等奏日本驢馬，命受之』。

(卷八十九)

這日本驢馬的使臣，也許是日本國志上所說的『僧海壽等』，而不是宋學士所說的聞溪宣等一起人，因為他們是翌日朝見，而且遭了白眼。實錄上說：

『六月乙未朔，日本國遣僧宣聞溪淨業喜春等來朝貢馬及方物，詔却之。

——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，宣聞等齎其國臣之書達中書省而無表文，上

命却其貢，仍賜宣開溪等文綺紗羅各二匹，從官錢帛有差，遣還』。（卷九十）

這宣開溪當即是總州太守的圓宣（又即是開溪宣）。他們入貢的時日與祖闡等的入覲僅差一天，因而宋學士遂混作同路來的嗎？不然，就是沒有表文，祖闡等也可作證，何致遭了白眼？再不然，他們就是關西所遣的，到被祖闡等所點穿，故說『齋其國臣之書』，因而遂『却其貢』？或者這所謂『國臣』乃是指足利義滿而言，爲報復他們的拘留使臣，故不願收其貢物嗎？總之：祖闡等備述了到日本後的情形，太祖似乎很不高興，故勅中書省說：『日本蔑棄禮法，慢我使臣，亂自內作，其能久乎』！（實錄卷九十）也就在宣開溪他們進貢的這一天。

惟『持明與良懷爭立』的一句話，大昧乎日本的國情，假使記載在祖闡等歸國以前，這很不足爲奇，但今在他們歸國以後，還有這宗樣的說法，而且以後仍然稱什麼『日本國王良懷』，直至洪武十九年尙然如是，難道他們在日本住了二年，還連這點清晰的印象都不曾給與史臣麼：抑或拘留得極端的不自由，故無法探明一切的情形呢？——我們無從斷定得。

（五）祖闡事蹟考

祖闡字仲猷，號雪軒翁，人稱鷲峯禪師，晚年又被稱爲歸庵禪師。烏斯道春草齋集上說：

……『吾方外友闡上人，郡之名家子也（鄞縣志說是『慈谿陳氏子。』）少慕浮屠氏，受經於慈谿之龍山寺（甯波府志說是『受經永樂寺』）。寺逼近官道，迎送賓客無虛日，卽杖錫江湖間，冥心兀坐，恨山不深，林不密，所見甚超詣。久之，典法藏於金陵之蔣山，道益隆而名益著。及四海弗靖，無逃遁之地，復歸山，獨處一室，泊如也（甯波府志說『警主金陵之蔣山。會四方兵起，復還永樂。已主香山』，或卽取材此篇）。今受知於司徒榮祿方公，公命住持同里之香山寺。上人力辭不許，乃勉就命。於其行，吾黨相知者，莫不爲上人喜。……里中諸公嘗與上人遊者，相率爲餞，命余述其事，不得辭。（卷八送闡上人住香山序）

這可見出他是甚得人望的。兩浙名賢錄說他『機鋒峭拔，迥出流輩』。他是寂照和尚元叟端公的入室弟子。端公示寂於金華後，他與同門的清泰子樞，金山惠明共同將其師的四會語錄重刊出來，並請宋文憲爲作題辭。（見翰苑續集卷九）他主持過香山後，又主持寧波的天寧寺。宋學士贊美他說：『其主天寧寺也，設化一方，黑白咸皈仰云』。（見四會語錄題辭）

天寧寺在鄞縣治西的惠政橋北，是唐朝大中五年建的（府志）。元朝武宗至大二年，倭夷以土物來互市，吏卒都很欺負他們，他們氣不過了，就拿出硫黃火藥來，把城中的官府民居都燒個乾淨！（鄞縣志）這廟子也在被燒之列，到英宗至治元年才重修好（府志）。而甯波又是倭夷往來必經的地方，廟中的和尚對於日本的情形自然較別處瞭解些，祖闡的奉使日本，這或者也是原因之一。祖闡由日本回來後，依然到這廟裏來住着，到了洪武二十年的重建佛殿時，他恐怕尚還沒有死吧？

洪武四年，詔收天下的高僧，祖闡也是被詔的一個（府志）。封他爲右闡教，兼領天界住持，居頂稱譽他說：

『禪師嘗受知於太祖皇帝，被選入朝，爲僧錄掌教。又蒙宸褒美，兼領天界住持。——天界實天下之大刹也，自禪師居之，中外信嚮，龍象駢集，動盈數千指，自非道契佛祖，行履幽顯者，曷能臻此哉』！（透驚峰禪師奉使日本序）

但是不久他就奉使到日本去了，故各書中仍多說是『天寧寺僧』。他歸國時的情形，據宋學士說：

『臨行，御製詩以賜之。及歸國後，以謂遭逢盛際，躬承光寵，不可無以示後裔，乃粉黃金爲泥，書上賜和詩成卷，勒其副名山，並囑宋濂識其事云』。

（恭跋御製詩後）

甯波府志說：『闡能詩，善鼓琴，嘗作猗蘭佩蘭操，因扁其齋曰『二蘭』。今烏斯道春草齋集中有二蘭齋記云：

『邑西去六十里，有龍山永樂寺，寺有歸庵禪師，受經其間。禪師善鼓琴，梵唄餘暇，猗蘭佩蘭之曲，清壯遶悠，變化恍惚，深有得于微軫之外，因扁其齋曰『二蘭』。余謂聖賢之處衰世，豈自爲哉？殆將以變諸俗也。苟君

不信其道，民不被其澤，則憂見乎詞。孔子轍環諸國，莫能容仕父母之邦，且有沮其政者，終無所聘，慘焉自傷，故猗蘭之操作焉。後人取其意，度而爲曲，其音悲，其思深，而孔子之意，未始不顯明也。屈原憂楚之失道，以同姓，恐屋其社，抗言曲諫，反以被讒見疎，終退而自潔，著離騷經，故佩蘭之詞見焉。後人取其意，度而爲曲，其音怨，其憂遠，而屈原之意，亦未始不昭晰也。禪師自蘿落，卽孤坐究曹洞宗旨，間山行木處，訪耆碩以質所見，雖三據象筵，考鐘伐鼓，以發聵聵，而所處無一日不雲石俱也。今天子聞而嘉之，詔使日本，宣布聖意，日本人首搶地從化，上大悅。其往也，御制餞章；其返也，親賜內饌。及對所問，又略不敢恃寵異言朝政而歸老焉。其迹也，其心也，其世也，俱非孔子屈原之比，何『二蘭』之托歟？余意大雄氏之心，願天地衆生皆作佛，其見溺苦海踣冥途也，必悽愴惻怛。若禪師者，豈無大雄氏之心哉！有大雄氏之心，得不與孔屈同一軌乎？奚特『二蘭』之曲，取以自適而已！禪師聽余言，俾記之，於是乎書。

從這篇記中，可以瞭解他的人格。烏斯道是精於琴的人，甯波府志說他是淵源於蘭的。

關於祖闡死亡的事情，甯波府志上說：

『一日，同郡僧恕中訪之。及別，闡笑曰：「可遲一日送我」。明日，果合掌而逝。』

這自己曉得無疾而終的故事，快把他由人的地位說到神仙界中去了。

(六) 克勤事蹟考

克勤字無逸，姓華氏，紹興蕭山人。少學浮屠（實錄卷一百六），通儒釋書，湛堂法師諸孫也。爲瓦官教僧（送無逸勤公序）。洪武四年，選至京，奉使日本。七年五月還京，奏對稱旨，贈白金百兩（實錄卷一百六）。因爲他有功而歸，故『上忽顧侍臣曰：勤一沙門爾，乃能不辱君命如此！學孔子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』。親賜手詔諭其父華毅，使其加寇巾出仕。無逸亦念去國三年，將還鄉行省觀之禮。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遭逢盛際，競賦詩餞之，宋濂并爲序以送之』（送無逸

勤公序)。——這是宋學士叙說他回國後的話。

克勤蒞朝受官的日子雖不能定，但序文中有『春向和，無逸將戴笠而來，予則具壺觴俟於龍江之上矣』的話，故可說他是八年春間轉來的。

洪武八年八月七日，太祖親御翰墨，賦『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』一章，命侍臣們都作賦醉學士歌（宋學士集行狀）。克勤那時也做了一首，題作應制賦醉學士歌，署的官銜是『考功丞』，這必是他那時所做的官。

那詩上說：

內廚官酒葡萄綠，	黃怕擎來氣芬郁，
詞林老臣被寵光，	拜捧瑤卮形局縮。
況當天威咫尺間，	春紅頓覺生酡顏，
醉來不知烏帽側，	猶解披腹呈琅玕。
近來應制成文軸，	對揚字字皆珠玉，
雖然白髮披兩肩，	蠅頭細字還能讀。
聖皇卹老恩最優，	幾回錫燕瑤池秋，
從容共樂有如此，	未讓十八學士登瀛州！
李白當年飲一斗，	下筆玉堂皆袖手，
才華何必分先後，	竹帛垂名同不朽（ <u>宋學士集附錄</u> ）。

九年六月壬子（二十九日），克勤陞任爲考功監令。（實錄卷一百六，原作『考功監丞』誤）七月，太祖因爲宋濂艱於行步，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來賜給他，親作黃馬歌，又詔羣臣亦做詩助興（行狀）。克勤又作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』云：

黃馬大宛種，	身小骨不凡，
天子愛其駿，	養在十二閑。
敕賜詞林老承旨，	太僕牽來玉墀裏，
霜蹄蹴踏風鬣翻，	錦鞍新翦千花麗。
老臣有子兼有孫，	同時出入黃金門，
白頭趨朝戴星起，	子孫扶持來謝恩。
聖朝行賞不濫施，	勳臣乃賜龍媒騎，

儒冠一人獨如此，稽古恒榮功在茲！（宋學士集附錄）

那年九月壬戌（十一日），太祖即改任考功監令華克勤爲山西布政使（實錄卷一百八）陞遷得這樣快，可知他是太祖所寵幸的。

山西通志說：『華克勤洪武間左布政使（按『左』字衍文），有政聲，屢蒙勅獎諭』。現在的明太祖御製文集中有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二首：有一個說：

『朕每觀前代名臣傳記，人各設施，皆以律身保命爲務，然後孝于親而忠于君者矣。吁，志哉！所以名於世者爲斯！……洪武十年夏五月，山西布政司奏云：簿書之徒，無端之狀。朕勅中書以考其人，人皆累犯不悛。前過之徒，已入屯所。朕憐一才一藝，特脫彼艱難，使革心臨事，而又爲非勝常。當月持以勅往，令刑之。其符到，山西布政司即如朕命而刑之。此可謂除奸去僞者歟？公私咸遂清寧者歟？其布政司官當方面，承朕命，宣教化，布威德，若肯除奸去僞，豈慮孝親忠君之道不至哉！豈不如前代名世者乎！

另外一個說：

『嘗聞歷代爲官署政者，多被姦吏所侮，亦能作弊，互相陷害忠良，有乖國事。朕每聽之，切齒忿恨！近於六月十四日，山西布政司實封到來，內云奸吏無狀。今就令布政司官明白省會緣由，於市曹中典刑，毋得猶豫不決，敕到施行。合殺者徐爰；其唐禮，吳鼎，任瑀，袁文禮四名，若可殺就便典刑。』

是這兩次的上諭，都是關於刑事的。此外則克勤在山西布政司任內，實錄上尙說得有一件事情：

『十二年三月壬申，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言：『大同蔚朔諸州，歲造軍士戰襖，俱令民間縫製，散給軍士，長短不稱，往往又令改製，徒費工力。乞令每衣一件，定所用布縷等物若干，給軍士自製爲便』。上是其言，仍命陝西北平遼東諸邊衛通行之』（實錄卷一百二十三）。

這可說是他的一個德政。

十四年二月己卯，更設各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，以山西布政使趙新

爲右布政使（實錄卷一百三十五），則克勤或被任爲左布政使，或竟改任他職，那就無從知道了。

浙江通志及康熙紹興府志均說『華克勤以孝弟力田科應聘，仕終山西布政使』。康熙蕭山縣志更誤定爲十九年中的事情。大概是以僧徒而致高官，固非人的意料所及，故妄斷爲應聘出仕。豈知太祖既以和尚而做皇帝，且常論拔儒僧以入仕途，（太祖文集中有拔儒僧入仕論，宣釋論，賜宗泐免官說及拔儒僧文。並有『若果愧而仕，則虛名氓而實名彰，其丈夫之志，豈不竟成哉！』的語句）則克勤的做官，實屬無足怪者。何況除他以外，還有吳印等人，也是丟了僧帽而戴紗帽的呀！

（七）餘論

我還疑心這遣僧爲使的故事，在嘉靖時，曾經過一度擴大的宣傳作用，這或者所謂瓦官寺的『點僧』之所做的，蓋欲藉無逸之名以售其欺騙的手段。

焦弱侯的筆乘中有一段話說：

『晉哀帝興寧二年，詔移陶官於淮水北，遂以南岸窰地，施僧慧力造寺，因以瓦官名之，今驍騎衛倉是其遺址。南唐爲昇元寺。登閣江山滿目，最爲佳勝處。太白詩：『白浪高於瓦官閣』，正與今倉基所見同。近詔毀私創庵院，集慶庵一點僧輒妄以瓦官名其處，因得幸免，然於古跡毫無干涉也』。

（續集卷七）

這與江甯府志上說的『嘉靖中，集慶庵僧掘地得昇元石像，云此即瓦官寺故址，故遂改爲古瓦官寺』的話，正相一致。而且假使宗泐詩是僞作的，我也要疑心是這『點僧』做的事情。

另外還有一首送勤無逸使日本詩，署名爲王守仁，但因有『故人自是吾宗傑』句，可知也是當時的一個和尚。首絕及第八絕與前引七修類稿中的僧仁一詩相同，故可斷定他是一人所作。今爲附錄如下：

送勤無逸使日本

王守仁

大明建國如唐虞，

萬方玉帛朝明堂，

五百僧中選僧使，

奉詔直往東扶桑。

扶桑東去渺煙水，	百萬樓台海起，
珊瑚珠樹赤松西，	玉嶂金峯碧雲裏。
重城堅壁鐵不如，	衣冠禮樂傳中都，
樓船謾說 <u>嬴氏</u> 使，	劫灰不動蒼姬書。
<u>白河</u> 關高玉繩下，	天上靈梅移北野，
<u>八埏</u> 神師解象龍，	十歲小兒知習馬。
自從 <u>日</u> 姓開封疆，	履地不敢稱天王，
一君四相替吁咈，	本支百世同蕃昌。
讀書不貴論王霸，	上下惟知尊佛化，
尙想兵殘五季餘，	全奉台書復中夏。
故人自是吾宗傑，	北峯印燈垂六葉，
此行豈誇專對才，	要播元風翊王業。
飄飄瓶錫辭九重，	大颿四月開南風，
游龍雙迎浪花白，	天雞一叫東方紅！
我謫白雲天萬里，	人生生爲當若是。
<u>瓦官</u> 閣上望秋濤，	待汝歸來報天子。

這也是奉使金鑑上所引用的。

編輯者記

此黎君數年前之舊稿。寫成後交余，而黎君返四川。余初意待黎君重來北平後補訂之，遂置之篋中，久失所在。去年檢出，詢之黎君，則謂無新見之史料可補。故今將黎君原稿付刊，並志其經過如此。

傅斯年。